

世界文豪译丛

The Translation Series of World literary Giant
Hemingway's Romantic Songs in the Battlefield



海明威

战地浪漫曲



伊甸园

The Garden of Eden



世界文豪译丛
海明威战地浪漫曲

伊甸园

海明威著 匡导球 高 潮译

海天出版社

(粤)新登字10号

海明威战地浪漫曲

伊甸园

海明威著 匡导球 高潮译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1/32 全套印张: 45 字数1200千字

1995年10月第一版 199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5000套

ISBN7-80615-210-5/I.42

全套定价: 59.80元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一代语言艺术大师
海 明 威
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美国小说家海明威，早期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风格独特，文体简洁，在欧美很有影响。

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生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的奥克帕克村。他的父亲是医生，有时带他一起出诊，培养他对于钓鱼、打猎等户外活动的兴趣。他的母亲爱好艺术，因而他从小也爱好音乐与绘画。1917年中学毕业前夕，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因患眼病未能入伍。同年10月，他进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见习记者，报社提出“用短句”、“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等要求，使他受到初步的训练，对日后形成他简练的文体产生了影响。

1918年5月，海明威参加志愿救护队，担任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意大利前线身受重伤。1919年初回到家乡，练习写作。1921年去多伦多，担任特写记者。数月后去欧洲担任《星报》驻欧记者，撰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以及希士战争的电讯。1924至1927年担任赫斯特报系的驻欧记者。

海明威驻欧期间，一直坚持写作。他通过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结识了旅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诗人埃兹拉·庞德。斯泰因鼓励他写作，并开导他如何写得精练和集中。1922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包括寓言、诗歌和短篇小说。1923年

出版第一个集子《三个短篇和十首诗》。1924年在巴黎出版另一个集子《在我们的时代里》，包括18个短篇，发行量甚少，影响不大。次年同名的集子于美国出版，包括13篇短篇小说和夹在各篇故事之间的16篇插章。这部小说集和模仿安德森的作品写成的长篇小说《春潮》(1926)虽然销路不大，却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批评界的重视。当时已经成名的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称海明威“具有新的气质”，形成了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

《在我们的时代里》的一些小说描写尼克·阿丹姆斯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例如《印第安帐篷》写尼克跟随父新出诊，见到一个印第安人自杀的情景；《其件事的终结》写尼克初恋的终结；《大二心河》中，涅克已从欧战复员回家，整天钓鱼，以摆脱恶梦般的战争在他心灵上留下的创伤。这些作品表现了暴力世界中孤独的个人，在艺术上已经形成含蓄简约的风格。他不直接吐露人物的思想情绪，而是通过细致的动作描写透露人物的心情。

1926年，海明威发表了他头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英国版题名《节日》，1927)。小说描写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生活情景。女主人公勃瑞特·艾希利是英国人，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美国记者，战争中因下部受伤而失去性爱能力，杰克与勃瑞特相爱，但无法结合。战争给他们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创伤，他们对生活感到迷惘、厌倦和颓丧。小说还描写了一个美国作家罗伯特·柯恩，他自以为富有英雄气概，对生活抱有浪漫的幻想；他追求勃瑞特，但勃瑞特和她的朋友都不喜欢他，觉得他的生活观是陈旧的，虚妄的。这部作品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一代的幻灭感。斯泰因曾经对海明威等人说过：“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当作小说的一句题辞。由于小说写出这一代人的失望情绪，《太阳照常升起》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

1927年，海明威回到美国，并发表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男人的女人》，其中著名的有《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和《杀人者》。《打不败的人》描写西班牙一个体力已弱的斗牛士为了维护昔日的荣誉，

在斗牛中竭尽全力坚持到底。《五万大洋》写一个拳击手宁可失败也要保持职业的体面。《杀人者》的主人公尼克·阿丹姆斯面临一桩凶杀案件感到恐惧。海明威在这些小说里创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这类人物形象对后来美国通俗文学产生了影响。

1929年,海明威发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人公亨利是美国志愿军,在意大利前线负伤,住院期间受到英国护士凯瑟琳的细心看护,两人产生了爱情。他返回部队后,在一次撤退的途中被意军误认为德军的奸细而逮捕。他在等等处决时间机逃脱,与凯瑟琳一起流亡到瑞士,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不幸凯瑟琳和婴儿死于难产,亨利悲痛欲绝。海明威在《战地春梦》中把个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看作人类的灾难。在他看来,人好比“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有的“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逃”;而“多数都往火里跑”,“到末了还是烧死在火里”。作者也没有把希望放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上,他认为人在这个暴力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世界杀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有勇气的人。……如果你不是这几种人,迟早也得一死,不过它不急于要你的命罢了。”海明威之堕入悲观失望虽然是由于他未能全面认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但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是极为厌恶的,他通过亨利的内心独白讽刺道,“我一听到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就觉得害臊”,在这场“拯救世界民主”的战争中,“我可是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事物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好比芝加哥的屠宰场似的战争宣传出发,进而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精神价值,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任何信仰,甚至丧失了思想的能力:“脑袋是我的,但不能用,不能思想,只能回想,而且不能想得太多。”

《永别了,武器》显示出海明威艺术上的成熟。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纯粹用动作和形象表现情绪,电文式的对话,简短而真切的内心独白,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简约洗练的文体以及经过锤炼的日常用语等等,构成他独特的创作风格。

海明威自1927年离开欧洲后,先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

斯特岛,后迁至古巴。他常去各处狩猎,还曾登上他的“皮拉尔号”游艇出海捕鱼。30年代上半期他发表的作品有写西班牙斗牛的专著《死在午后》(1932),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1933),关于在非洲狩猎的札记《非洲的青山》(1935)。在《死在午后》中他总结了创作经验,提出冰山的比喻:“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说明作家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才能含蓄简约;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自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1936年,海明威发表他有名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以现实与幻想交织的意识流手法描写一个作家临死之前的反省。

1937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出版。主人公哈雷·莫根生活贫苦,以海上走私为生,他对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深感不满,进行反抗,但孤军奋战,临死前才认识到“一个人不行”。接着作者写道:“他费了很长的时间说出这句话,可是懂得这个道理却花了他整整的一生。”

1937年,海明威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的身份去西班牙报道战事。他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为影片《西班牙大地》写解说词,在美国第二届作家会议上发言斥责法西斯主义。1938年发表剧本《第五纵队》。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古巴,在哈瓦那郊区创作长篇小说《战地钟声》,于1940年发表。这部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美国人乔丹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炸桥的故事,集中描写乔丹炸桥前3个昼夜的活动,包括游击队内部的分歧,胆小的游击队长与他勇敢的妻子之间的矛盾,纯朴、勇敢的游击队员的反法西斯情绪,乔丹和一个西班牙姑娘的恋爱,另一支游击队的英勇奋战和牺牲,乔丹因情况有变而与上级联系的过程,国际纵队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混乱以及他们面临的困难等等。小说也以厌恶的情绪描写农民对一些法西斯分子进行肉体上的惩罚。最后,乔丹临死之前回顾了一生,肯定自己为反法西斯而牺牲是光荣而崇高的。

40年代初,海明威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1942至1944年间,他

驾驶“皮拉尔号”游艇(由政府出钱改装成反潜艇的兵舰)巡逻海上,因而得到表彰。他曾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因此被控为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受审,结果宣告无罪,后来还获得铜质奖章。

50年代海明威发表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和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过河入林》写康特威尔上校凭吊过去的战场,顾影自怜,悲观懊丧,重复孤独、爱情、残废的主题,艺术上也缺乏光彩。批评界对此书评价不高。《老人与海》的主题思想是人要勇敢地面对失败。小说中的渔夫桑提亚哥在同象征着厄运的鲨鱼的斗争中虽然失败,但他坚忍不拔,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取得了胜利。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桑提亚哥这个孤军奋战的形象是海明威20、30年代创造的“硬汉性格”的继续与发展。它的艺术概括程度更高,达到寓言和象征的高度。《老人与海》获得1952年度普利策奖。

195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海明威以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他在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没有做成的事情。”

古巴革命后,海明威夫妇迁居美国爱达荷州。他晚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铁质代谢紊乱等病,精神抑郁症十分严重,多次医疗无效。1961年7月2日的早晨,海明威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他的妻子玛丽发表了他的两部遗作:《不散的筵席》(1964)和《海流中的岛屿》(1970)。前者是一部回忆录,追忆20年代他在巴黎的写作生活以及他与一些作家的交往。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约写于创作《老人与海》的同时,写画家赫德森生活中的3个片断:《别米尼》写画家与他3个儿子在岛上度假的情景;《古巴》写画家与他离了婚的第一个妻子和好又复分手的故事;《在海上》写画家

在海上执行巡逻任务,追踪一群纳粹分子。其中以《别米尼》写得较好,有《老人与海》的遗响。

海明威在近40年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一代的彷徨和惘然若失的情绪。他两部分别描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小说《战地春梦》和《战地钟声》成了现代世界文学名著。20年代后期,他塑造的“硬汉性格”在美国文学中产生了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完全是积极的。在散文风格方面,正如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所说,他那简约有力的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在许多欧美作家身上留下了痕迹。海明威虽然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却是一位开了一代文风的语言艺术大师。

参考书目

Carlos Baker, Hemingway: The Writer As Artist, Princeton, New Jersey, 1952.

Carlos Baker, Hemingway and His Critics,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New York, 1961.

Robert P. Weeks, Hemingway: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 J., 1962.

伊甸园

第一部 伊甸园：地狱

第二部 性变态者

第三部 第三者

第四部 伊甸园：天堂

第一部

伊甸园
：
地狱

第一章

他们那时住在法国南部的勒格劳杜瓦一条运河旁边的旅馆里。这条河从埃格莫特市流出，向南一直流入大海。穿过康玛克低地可以望见埃格莫特的一座座城楼。几乎每天在同一时间他们骑自行车沿运河边的白色大道去那里。涨潮的时候，海鲈鱼就会游进运河，这时他们就能看到鲈鱼袭击乱蹦乱跳的鲱鱼时溅起的水花。

碧波荡漾的大海边横卧着一道坚固的防波堤。他们有时在堤上垂钓，有时到海滨游泳，每天帮渔民把一网网鱼拖到狭长的沙滩斜坡上。有家咖啡馆座落在面对大海的角落上，他们去那里喝酒，从这里远眺，鲱鱼捕捞船上的叶叶风帆尽收眼底。正值春末，恰逢鲱鱼汛期，港内渔民非常忙碌。这是个欢乐、友善的小镇，年轻夫妇都爱住这家旅馆。旅馆正对着运河和灯塔，楼上有卧室四间、餐厅一间，楼下有两张台球桌。他们住的房子看上去象一幅凡·高在阿尔城住宅的画卷，室内陈设简单，越过河面、沼泽、海边草地可以眺望白色的城市和阳光明媚的巴拉瓦海滩，异地风光一览无遗。

虽然他们吃的并不坏，但他们总觉得肚子饿。早餐在咖啡馆里吃，常常饿得迫不及待，吃的饭菜是奶油鸡蛋小面包、牛奶咖啡和鸡蛋。他们挑的那种果酱和鸡蛋的做法很刺激人的食欲。早餐他们总觉得饥饿难耐，那位姑娘在咖啡未送到时经常饿得头疼。她喝不加糖的咖啡，小伙子正逐渐学会牢记这一点。

这天早晨，他们吃的是奶油鸡蛋小面包、红山莓酱、煮鸡蛋和奶

油。当他们搅动杯子里的鸡蛋，加一些盐，把细胡荽末往上撒时，奶油已经融化了。鸡蛋大而新鲜，小伙子的那份比姑娘的那份煮的时间长。他把蛋用调羹切成小块，就着化开的奶油助咽。空气清新宜人。他们嚼着没有碾碎的胡椒末，喝着热咖啡，吃着散发着香味的牛奶和咖啡。

天未亮，微风拂面，渔船已经驶出很远了。渔民便出海了。当时小伙子和姑娘醒来过，听到他们的声响，不一会儿又往被子里一钻睡了。半梦半醒之间，他们曾有过房事，虽然外面已经通明但室内依然朦朦胧胧。后来他们一起躺在床上，感到快活而疲倦，不久，又再次作爱。他们肚子饿得要命，只得赶紧去吃早饭。于是，此刻他们坐在咖啡馆里，边吃东西，边看大海、船帆。又是新的一天。

“你在想什么？”姑娘问。

“什么也没有想。”

“得想点什么才好。”

“我有一种感觉。”

“如何？”

“很痛快。”

“我可是饿得要命，”她说，“你事后总觉得饥饿吗？你认为这正常吗？”

“你要是爱一个人就会很饿。”

“呵，你懂的倒真不少。”她说。

“不。”

“我喜欢。我可不在乎。一点也用不着怕。”

“根本不用怕。”

“现在干什么好呢？”

“不知道，”他说，“你说呢？”

“我一点也不在乎。如果你想钓鱼的话，我就写一两封信，接着我们可以去游泳。”

“肯定会饿的？”

“别提那个字。我们连早饭都没吃完，可我又感到饿了哩。”

“等下就吃午饭呗。”

“吃了午饭呢？”

“好好睡上一觉。”

“好极了，”她说，“为什么以前没想到这一点呢？”

“全凭第六感觉，”他说，“我是创造型的人。”

“我属于破坏型，”她说，“我要破坏你。到时候人们将在房间外面的楼房墙上装上写有我身份地位的牌子。我要在半夜醒来，干一件你从来没听说过或想到过的事。昨天晚上我就想这样做，但我实在太困了。”

“你太贪睡，能干出什么事来。”

“千万别上所谓安全感的当。哦，快点吃完，亲爱的，让午饭时间早点到来吧。”

他们身穿条纹的渔夫衫和从专门供应航海物品的商店里买来的短裤坐在那里。皮肤晒得黝黑，头发结成一条条的，因太阳曝晒，海水浸泡而失去了光泽。他们若自己不说是已婚夫妇，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兄妹。还有人不相信他们是夫妇，姑娘对此很是得意。

那时候，只有少数人才在夏季去地中海，并且没人会住在勒格劳杜瓦。既没有夜总会，也没有娱乐场，除了最炎热的月份人们来游泳外，旅馆里空空如也。当时没人穿渔夫衫，他的妻子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穿渔夫衫的姑娘。她买了两件渔夫衫，然后洗一洗，使它们变软。这种衣服布料硬挺，为的是经穿，但洗过几次质地就不同了，到如今已经穿旧，变得相当柔软。他瞧着姑娘，穿旧了的衣服贴着她的双乳，显

得很美。

这一带没有人穿短裤，而且姑娘骑自行车时也不能穿。在村子里就没关系，除了当地的神父因为大家都很友好。不过，星期天姑娘去做弥撒时就穿上裙子和长袖细毛衣，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站在教堂后部的是男人们。他们捐献了二十法郎，在当时相当于一块多美元。因为是神父亲自收捐款，所以他们对教会的态度如何再清楚不过。因而在村子里穿短裤就被当成外国人的一种怪癖，而不是故意有伤康玛克港的风化。这时，神父不与他们交谈，也不加指责。当他们晚上穿上长裤时，三人则互相点头致意。

“我去写信。”姑娘说完起身朝服务员笑了笑，走出咖啡馆。小伙子名叫戴维·伯恩，他招呼服务员过来付钱。“先生去钓鱼吗？”这时服务员问。

“我想是。潮水如何？”

“不错，”服务员说，“我这儿有些鱼饵。如果您需要。”

“我在路上能搞到。”

“不，还是用我的。这种小虫子是沙滩上的，多得很。”

“你有空吗？”

“可惜我现在要上班。不过也许有时间去看看您是怎么钓的。有没有鱼具？”

“放在旅馆里。”

“经过这儿取了鱼饵再去。”

回到旅馆，小伙子本想到楼上的房间里看看姑娘，临时又改变主意。他在挂着钥匙的桌子后面找到了长竹竿和盛鱼具的篮子，然后返回铺满阳光的大路，向咖啡馆走去，上了闪闪发亮的防波堤。日头很毒，但仍有一缕清风吹拂，潮水开始退。要是把甩线鱼竿和假鱼饵都带来就好了。那么他就能把鱼线从远处的礁石上甩到运河水流那边。